救亡日報

沫若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第一二四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社址　廣州長壽東路五十號　電話　一六四五二

報價（國幣）　零售二分　一月五角　三月一元四角　半年二元六角　全年五元（郵費每月一角五分）

廣告刊例（實價國幣）　（一）報名兩旁每日每方五元　（二）三·四版第九格每格各三方每日每方三元　（三）中縫前後各五方每日每方二元　（四）新聞版另議

萬應　保濟丸　非常良葯　非常功效　非常時期顧大衆作非常之準備　李衆勝堂敬告

新華日報　報道翔實抗戰消息　討論實際抗戰問題　發表正確抗戰言論　爭取最後抗戰勝利　非常時期人人必讀　創刊紀念徵求基本定戶一萬戶優待長期八折　期限一個月　報價郵費在內一月一元·三月二元八角半年五元二角·全年十元

本報特稿

晉北途中所見

立波

十二月廿八日。從下冶（在山西洪洞安澤間）動身，還是在沙河河床上行走。中午，越黑虎山，上下十五里。前次過此，滿山是雪。這次來，雪都融化了，露出了黃色的土岩和青色的松樹。

北方少雨，這地方大約很久沒有雨雪了，路上的塵土很厚，也很輕，馬蹄過處，總要揚起一大陣塵土。我們走的這條路，平常似少行人，路塵上，有許多花朵一樣的鳥跡。

我們一位同路者，是參加了平型關戰鬥的指揮員，他領導一個團參與了這次有名的山地戰。接觸後兩小時，當他在山上指揮攻擊的時候，左腿帶了花，被抬下來了。這是他第六次受傷。在內戰時代，他受了五次傷，這第六次，受了日本槍彈的青盼。他現在傷還沒有全好，便重回前線了，但他的左腿微微有點跛，大腿的筋有一些毛病。他還在吃藥，可是前方太需要人，不容他有從容的休養，帶着藥瓶，也帶着八路軍戰士常有的樂觀的微笑，他正回到晉北去。

他叫田守堯，安徽六安人。淳厚，馴良，有溫和而又滿含潛力的姿態。每次離開宿營地點時，他總要拍着老百姓的肩頭，向他們再三的致謝，再三問他們：「第八路軍住在裡，有什麼差錯沒有？」「損壞了你們東西沒有？」「他們買東西給了錢嗎？」「得到老百姓滿意的回答後，他才騎上他那匹四脚踏雪的黑騾子，跟部隊前進。本來在北方這樣寒冷的冰天，行軍最好多走路，少騎牲口，免得凍壞脚，田團長却不能不多騎牲口，他的跛子，不便多走路。但他騎不上十里，總要下來走一走，使脚不致於凍掉。着着他在寒風中，那辛苦奔波的背影，想起他的槍傷還沒有痊癒，眞使人不能不感動。

田很年青。對於打擊日軍，他常常吐露着很有把握的言論。

「打日本人，比國內戰爭時的戰鬥，容易得多了」。這句話，他對我說過兩次。

山西有無數無數像田一樣的年青英勇，而又有豐富的戰鬥經驗的戰士，散佈在長城內外，散佈在太行山脉的四圍，他們不會被日寇的大砲飛機嚇走，正好像長城與太行山，不會被寒風吹倒一樣。

悲觀這兩個字，只存在於少數沒有出息的失敗主義者的想像之中。在前方戰士中，你沒有機會見牠的踪影的。

夜宿亢驛，晚餐吃野雞。我初次吃這種野味，覺得非常的可口。

十二月廿九日，和昨天一樣的是晴天。晨八時半從亢驛動身。傍晚達沁源縣屬之石渠村，今天越過兩個山嶺，亢驛至中峪店間之山名官道溝；中峪店至沁源縣間的山為紅崖站，這是山西常有的野山，樹木很稀少，到處顯露着黃土。在紅崖站山頂，遇見一個獵人，提着兩隻野兎，兩隻野雞，向我們求售，我們沒有買，怕不新鮮，也怕作起來麻煩。

下午，過沁源縣，第三軍駐此。在城外的牆頭上，我看見兩個惹目的標語，一個是「中國祇有一個黨——國民黨。」「另外一個是「第八路軍是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這裡多少的使我感到了些異樣，就是第二個標語事實上証明了不止一個黨的存在，而第一個標語却又否認了這種事實的存在。

作為記者，我對一切黨派都無間言。不過，我微微覺得，第一個標語的作者，多少有一點主觀的誤解，我存着這心思，去問了山西當局一個重要負責人。據他解答，第一個標語的寫作者，是有了錯誤的。這也許是寫的人不看明國內最近形勢的原故吧。

雖然我看到了這一次標語上的對立，但在事實上，前方統一戰線的成績，是非常好的，我碰到過國民黨在八路軍防區裡的代表，我也看見了許多在中央軍和晉軍區內的共產黨工作人，兩個大黨派的人士，都表露了眞正的政治家的精神，常常像兄弟一樣的歡洽，「一切通過統一戰線」！這是一二九師的政治標語，而這標語是各方面事實上所承認的。

沁源是沁水的源頭。沁河上流在冬天，只有幾條小溝，有流水，而現在，就是這些小水溝，也都結了冰，從山峯邊上的路中遙望沁河，河床是一片金沙，飾着幾條晶瑩的銀鍊。

夜宿石渠村，石渠為一小村落。居民被那紀律不嚴的軍隊擾過，不肯賣東西給我們，解釋半天，並且把第八路軍的招牌拮出，才買到了一些新炭和小米。我相信這種過去的壞印象，是可以用新的事實來消除的。——在石渠村。

陳紹禹先生題字

「救亡」是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共同呼聲！

陳紹禹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廿九日題

戰事報導

我軍數路進攻宣城

廣德郎溪收復後敵被盤踞之宣城已成突出形勢，故我於三日又派遣大軍由南繞攻宣城西灣沚，以切斷敵連絡。同時以一部軍隊直攻宣城。惟敵在該處尚留有大砲多門坦克車多輛，於我軍奮勇猛攻之際以此相威脅，但我各處進攻部隊已取得聯絡，將敵三面包圍，敵勢遂挫。頃敵不斷增援尚欲孤守頑抗，但我亦一面積極增補，一面向前猛進，預料不日可下。

徐州我大軍雲集

徐州大戰開展在即、我軍在該處築有強固無匹工事，為戰事爆發以來、最偉大最鞏固週密之防線。徐州各處，均築有小型鋼筋三合土砲壘，高射砲陣地遍佈各處，敵軍進犯不易得手。該處大軍雲集，實力雄厚，此外新型轟炸機戰鬥機多架，經先後分配前線助戰。

敵主力西犯永康鎮，（在定遠正西）已被堵截。敵前頭部隊歸路已斷，定遠方面仍在激戰中。

敵艦攻虎門受重創

省當局今（六日）晨接虎門要塞司令陳策軍電報告，今晨六時五十分敵艦三艘迫近白虎砲台，發炮猛擊，一連六七發，我守軍亦發砲還擊，旋沙角秀英等砲台亦相繼發巨砲向敵轟擊，一時砲聲隆隆，市區東南郊亦清晰可聞，戰約卅分鐘，敵仍頑抗，至七時四十分陳司令策飭令各炮台轉用主力巨砲向敵轟擊，某砲台甫發兩炮，即命中敵艦一艘，一彈落尾部，一中頭部左旁爆發，敵艦負傷過重，勢將沉沒，餘兩艘即停止發炮，不敢戀戰，急曳已負傷之敵艦竄回伶仃洋面喘息，七時五十分敵已遠颺，我要塞亦鳴金停止向敵轟擊，是役祇微傷守兵兩三名，餘無損失，我各砲台亦安然無恙。

北平偽府之醜態

一留平外僑之目擊談

北平偽組織，定名「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係于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平成立，該組織對外宣稱係「遵從中國，尤其是華北人民，自動要求而設」。然導演有人，明眼人無不知之。余於華雖不久，但知華人習慣，每有慶舉，事先必有遊行或集會，以資慶祝，該偽府既自稱應民衆自動要求而組織，然于成立前後，人民固無絲毫舉動，奇特殊甚。余聞偽府負責人多係安福或直隸系，者老而不死者流，世人熟知之，舊軍閥，老官僚，若五十八歲之舊江蘇督軍齊燮元，七十四歲之十日首相江朝宗，視力不明行年五十八歲之董康，前司法部長六十八歲之王揖唐及同年之前教育部長湯爾和等皆在其列。此種人物，前政府已擯其老朽羸弱，為時十年，居然東山再起，沐猴而冠，供人利用，誠可憐可悲也。

偽府成立，最可笑事，莫如日本某發言人之妙論，謂該日人喻新政產生猶如嬰孩墜地之可慶賀，此喻本極平常，然在本例，殊覺可笑，緣此可憐孩提，無元首，固屬無首之泥塑也。新政既無元首，亦無外交，財政國防等部部長，外傳商還總統曹錕或吳子玉將軍將分就正副總統惟彼二人躊躇未決，日方鑒南京攻下，故倉觀形勢有利于偽政之成立，怪物「無首」籌備，漏洞殊多，一端也。

際此曹吳兩氏態度未定之前，聞滿洲某王公，有將出任艱鉅之說，但何人主政，固不重要，蓋人民大衆，習其所習。彼輩腦中，固從未有何新政府存在之影子也。現偽政府實際負責者，經余○聽所獲，係採取委員制，直隸其下者有立法，行政，司法三部云。

最後可一談成立大典之窘狀矣，大典係在中南海居仁堂舉行，參加盛典，祇限中日人士，其他不與焉。會後，有某報記者，以新政權法律根據問湯爾和，彼事先並未想此點，目瞪口呆，當時情形，狼狽殊甚。最後託言新政府係根據「革命基礎」以資塞責，不知「革命基礎」作何解釋？余整個印象，即偽政府受人導演，烏煙瘴氣，前途殊黯淡也。

以上爲該西人來信原文，完全由彼自己立場所寫眞確之見聞，以此吾人可見北平偽府醜態之一班矣。（全民社）

本報廣州版千日合訂本第三輯　今日出版　實價國幣二角。向本報直接購閱者（或函購者）一律七折

看『王老五』去

何棫

對於這次抗戰的推動，電影製作者雖在重重的壓力下，却有其很大的作用。電影界中，若干藝人，雖沒有如前線兄弟們執干戈以衞國，但其啟示民衆教育民衆，鼓勵民衆，對于民族生存鬥爭的功績，並不在誰之下。其中蔡楚生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我因工作的限制，看電影不多，但對蔡先生的「漁光曲」，「迷途的羔羊」兩片，都是以「受教育者」的誠心去看的。蔡先生在上海電影界中，似乎並不是會交際的，帶着「政治家」味兒的紅人，但在沉默中，他冷眼看到別人所不注意的現象，他發掘出在世俗所視爲汚濁下賤的軀殼中所包含着的美麗的靈魂。他爲「被遺忘了的人們」而呼喊，他在平凡瑣碎中淨化出無窮的至高的眞理—這在「漁光曲」中是如此，在「迷途的羔羊」中也是如此，餘則我沒有機緣去看他的「新女性」。

因爲電影業集中在上海一隅，隨着上海的烽火全部的電影業遭受到空前的浩刼。社會環境的好轉，偉大的民族抗戰正是我們的藝人是以發揮其所長的最好的題材，但五個月來的持久抗戰期中，在尚有電影院存在的後方，不但不能利用電影這武器爲動員後方民衆的工具，相反的，我們祇見到一些過時的歌舞舊片在應市場需要，其作用祇是消殺民衆的戰鬥意識。在這情形下，蔡楚生先生的新片「王老五」之在新星演出，也可說在抗戰時是劃了一個時期。

雖則蔡先生各片的題材均不相同，但其精神是一致的。王老五是一個極平凡的苦力，在任何船埠棧前，黑簇簇的一羣羣都是。但我們的藝人卽在這種極平凡的人之極平凡的事件上，緊緊地抓住觀衆的情緒，使你啼笑不能。王老五之題材是平凡的，問題是嚴重的，最簡單的說吧，王老五及其所代表的千萬人的階層，都是具有熱烈「生」之慾望，但是都被剝削了「生」之權利，王老五的問題不是王老五個人的問題，而是我們民族，也是我們人類所共同的問題。愚昧無知，像犬猪樣的苟活着，被大衆所輕視所忽略，但其靈魂是樸實而美麗的，其力量是巨大的——可利用之於這方面，也可被利用於那方面，以抗戰來說，他們可以是民族的前鋒，但也可能够成爲漢奸之流。

看「王老五」去！那不是忘記國難去娛樂，那是去讀一課社會學，去學習一些於抗戰前途有用的教訓。

準備好吧！

我們的救護工作者

——救護委員會的訪問

敵人的槍炮聲加密了，記者關心着我們的救護工作預備好了沒有，於是跑到救護委員會辦事處作了一次訪問。該會的會址是在下九市新國民戲院的。剛好這天新國民戲院在演粵劇，是金卍字救護隊第二第三隊的籌欵而演戲。站在戲場門口，眼簾就充滿了金彩輝煌的服飾和剌耳的鑼鼓聲音：光線幽黯的戲場，坐滿了人，大多數是女人，小孩子，和中年以上的男人，他們仰起頭端正地坐着，入神地望着戲台上角色的動作，簡直什麼都忘記了，眞正好像即使日本飛機在隔壁下了一個炸彈，他們也毫不驚動。金卍字救護隊的當事人能够利用這種心理來籌欵，眞可爲苦心到達於極點。我沒有立好久，就跑到樓上救務委員會的辦事處來了。因爲禮拜，辦事人很少，只剩了一位朱先生。她是在庶務部服務的，她把該會的情形都告訴了我，她說他們這個會差不多是站在一個指導的地位，指導本市的救護隊，和指導本省各縣的救護工作並審核他們的工作情報。

「救護委員會本身有些什麼工作的呢？」我問道。

「都是站在指導的地位的，總務部，文書股，庶務股是管理會務一切瑣事的；只是醫務組，他們也籌募藥物，也把募得來的藥品分配各處。指導委員會呢，就指導一切救護隊的工作進行事項；四十多個委員，除了在敝會各部服務之外，大部分都在各方面兼有工作，比方這裡的主任就忙着後方醫院的院務，副主任鄒英伯又忙着金卍字會救護總隊的事情吧。」

「本市的所有救護隊，是不是都屬貴會管理的呢？」

「也不一定的，因本市的救護隊太多了，工作忙不過來，所以有些救護隊是歸衛生部管理，不過各縣的却都歸這裡管轄。」

「各地的救護工作，以那一處最好呢？」

「對了，根據各地的情報，有些地方救護工作辦得好，一些辦得不好。現在，汕頭市，辦得最好的算是救護隊，那兒成立許多緊張，大概因爲那兒常常有敵艦騷擾，人心激發的原故吧。」

我下了樓，碰見金卍字會的隊員，記者也就和她攀談起來，她說這次的演戲籌欵是等爲購買藥物，準備救護之用的。她說她是仁威廟第三縱隊的，他們常常出來勸捐籌欵，或到鄉下宣傳，遇到敵機來轟炸，他們就出動救護。她說他們總隊一共有幾百人，廣州市固然有很多，就是新會各縣也有。

準備好吧，我們的救護工作者，因爲敵人的槍口砲徑對着我們華南了。

兒童讀書會徵求會員

廣東省民衆教育館爲加緊抗戰情形，發起抗戰論文比賽，題目爲「應如何訓練民衆與組織民衆參加抗戰」徵文二月廿八日截止，結果續後在各報公佈，聞頭十名有獎金頒發以資獎勵。該館又爲提高兒童讀書與趣並灌輸戰時教育，乃舉辦兒童讀書會，即日開始徵求會員。

救亡短訊

▲本市抗敵後援會原有各區指導部之組織，分任各區民運指導工作。二月二日該會指委會議決撤銷各區指導部，各區指導部于二月四日在惠福區指導部召開各區指導部臨時聯席會議，到會者計有永漢，惠福，東山，逢源，等十區，對該決議案詳加研究，認爲頗值得考慮，當場預定辦法三項：一，將公意面呈後援會，二，要求各救亡團體對于各區指導之存廢問題詳加討論，因此問題乃關全市救亡運動是有密切關聯，三，加强各區指導部之聯絡，以利救亡工作有効地展開。並決定在市後援會未頒布具體辦法前，各區指導部，仍照常工作云。

時論

動員千百萬農民參加抗戰

沙揚

半年來的抗日戰爭，已使每個愛國的同胞深切地覺悟到「發動農民廣汎的游擊戰爭」的重要。「武裝所有的鄉村」「動員千百萬的勞苦農民參加神聖的抗日戰爭」，不但是貫徹抗戰到底的正確方針，而且成爲確保最後勝利的最基礎的力量了。

中國農民在戰爭中佔着怎樣重要的地位，我們已無需列舉歷史上的事實，一九二六—二七年北伐時代的情形已足爲我們的教訓了。去年蘆溝橋事變以後，不論在北方的或東方的各戰場，實際的情形証明了民衆沒有組織和漢奸活躍的危險。因此，有若干路軍隊爲克復這樣困難起見，不得不起來發動自己戰區裏的民衆，賢明的政治軍事的領導也正在究明這些困難的原因，和克服的辦法；改進主觀的弱點以符合抗戰的要求。然而（一）現時羣衆運動的工作尚是局部的（二）發動鄉村農民起來保衞國家的工作僅在戰區及戰區附近，甚至在這些地方還未普及，因此，怎樣動員農民或武裝所有鄉村的問題，與其他任何抗的軍事政治問題有着同樣的重要性。

理解現時農村的特徵爲動員農民的前提。

一，抗戰宣傳未普及——根據各報的通訊以及各處的實際情形，許多農村非但在抗戰爆發以前沒有人去做宣傳工作，即在抗戰爆發以後也沒有來宣傳工作深入到民衆中去，相反的。沒有組織的或沒有什麼訓練的戰區城市的一部份人患着戰爭的恐怖病到鄉間去，而土豪劣紳又有意或無意的替日本做宣傳工作。結果使有些鄉村農民在意識上對於抗戰問題站在消極的甚至恐懼的地位。神聖的徵兵命令一到鄉間變爲「抽壯丁」「拉夫」……等的恐怖現象。

二，鄉政組織的不健全——爲什麼關係民族生死關頭的抗日戰爭，政府的抗戰意旨不能使農民深切的了解和積極地來擁護呢？這裏重要的原因就在於鄉政組織的不健全。陶伯川氏主辦的血路週刊第一期上對於區鄉政治批評認爲一，「現在一部分區鄉長人格卑汚」二，「大部分的區鄉長縱不爲惡，也只知道做官」。三，「尙有一些較好的區鄉長，只能做傳達公文的工具」。如此，簡直可以說現時鄉政組織對于村民幸福尤其對于全面性的抗日戰爭，毫無積極的作用。這種鄉政的組織在抗戰時期不僅沒有積極作用，簡直成了民衆起來參加抗戰協助抗戰的障礙，成了恐嚇老百姓魚肉老百姓的組織。

三，農民生活的不安定——中國農村處在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不斷地重重剝削之下，農民的生活已在最低限度的苟延中。抗戰對于農村經濟的影響，（一）由于船來品斷絕和沿海各大城市工廠停頓而物價騰貴。（二）土產運銷不便，出口困難。（三）富有之家將法幣作爲儲藏手段，使法幣的流通遲滯等等。

四，自發的抗日游擊戰——不拘農民生產這樣不安定，許多鄉政組織成的農民起來報國的障礙，複雜的鄉村社會關係處處限制農民自動起來，然而農民們是愛國愛鄉土的，各戰區的農民仍多自動起來抵禦倭寇或成爲得力的抗日游擊隊了。華北以及江浙一帶許多游擊隊都是自動起來的。這種自發的抗日游擊戰，因事先沒有組織和準備，致在數量上不能發揮固有的偉力。

總之，抗戰必須發動千百萬農民羣衆來支持，同時，受盡壓迫危及亡國的農民已被迫呼出了最後的吼聲，他們要求驅逐日本强盜，爭取自己的幸福和自由，目前的問題在於究竟應該採取什麼路線和具體方法，把這樣廣大的農民羣衆發動并組織起來參加抗戰？

根據上述的特徵，可知要發動千百萬農民參加民族生死關頭的抗日戰爭，必須重新號召和實施的辦法，即在「一切服從抗日，抗日高於一切」原則之下，務使抵抗日本强盜，保衞鄉土的號召，切合鄉村農民自由幸福的切身要求。具體的辦法應當是：

第一，農民問題是整個的鞏固並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的重要部份，須由各黨派協商和通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根據共同的綱領擬定具體的辦法，作爲組織和宣傳農民的基本原則。

第二，以村或鄉爲單位把散漫的戰區及後方農民組織起來，准許農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權。承認已有組織的各種農民團體爲法團，有權利參加抗日的工作，處理該組織內農民的公共事業。

第三，一切農民的組織應當絕對保持眞正的民主制，因爲只有農民自已的組織才能領導農民，發動農民起來保衞鄉土和國家，所有指派委任以及爲個人或爲黨派的統制辦法須絕對避免。

第四，已組織的農村，同時就應當武裝起來，組織抗日除奸的自衞隊。所有現時一部份人正在幹的招收土匪流氓編成所謂「游擊隊」，甚至先送一張委任狀叫幾個地痞招收士兵，視人數之多寡予以中隊小隊等等名義的辦法，應一律禁止。游擊隊必須成爲自己的武裝，不然只會加害人民擾亂地方。

第五，政府應當切實改良農民的生[illegible]，減輕農民的負担。在積極方面如[illegible]部長翁文灝談話中所發表者「促進農[illegible]改良及科學方法之利用，并改善農民生計」。然而此外，必須顧及抗戰時期內鄉村高利貸問題，地租標準問題，抗戰費用合理負担問題，以及優待抗戰壯丁家屬及抗戰傷亡將士及其家屬等問題。

現在我們正處在民族危機更加緊迫的最後關頭，動員千百萬農民增强抗戰力量的工作，只有漢奸才會反對。

「……被壓迫民族所進行的民族革命戰爭，如果眞正能够喚醒千百萬勞動羣中與被剝削者……就是不僅從國際革命前途的觀點上看來，即是根據在亞洲在西伯利亞所有的直接軍事經驗看來，根據遭受一切强大帝國主義國家軍事侵略的蘇聯所有的經驗看來，東方民族的解放現在是完全能實現的。」

這是世界革命的導師列寧于一九一九年根據蘇聯紅軍武裝鬥爭的經驗對於東方民族解放鬥爭的指示。中國抗日鬥爭的勝利在「喚起民衆」，尤在於號召千百萬農民參加抗日民族解放的鬥爭。

偉大的中國農民在過去已有了反對帝國主義及反封建殘餘鬥爭的光輝的歷史，這將保證在今後的抗日戰爭中必然能在政府澈底抗戰的政策領導之下協同軍隊及其他各界民衆共同粉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畧！

粉碎敵人南侵的迷夢

蔡力行

這幾天來，日本帝國主義者又宣傳進攻華南，敵人的兵艦停泊在沿海各處，約有二十餘艘，時常四出騷擾，並企圖在惠陽寶安海口台山中山等地登陸，最近又有敵艦兩艘，偷襲虎門，被我擊退。而敵人的空軍，又大舉轟炸粵漢鐵路和廣九鐵路，幷闖入廣州市區，及在沿海各縣偵察，市內的謠言甚多。不是宣傳敵人在台山各處登陸，便宣傳敵機將大舉轟炸廣州。這樣看來，華南的形勢又復緊張起來。

我們知道，進攻華南是日本帝國主義既定計劃之一，在盧溝橋事變以後，日本作戰的計劃，是採用速戰速決的戰畧。展開沿海沿江和各處重要鄉市，和中國軍隊作殲滅戰，使中國無法應戰。所以日本帝國主義除了侵犯華北華中以外，必然進攻華南，一方斷絕中國軍火的接濟，一方面又可牽制我們作戰的兵力，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看來，進攻華南是十分的必要。

在北海事件發生時，敵人的軍艦集中北海，日本方面提出無理的要求，一般人都認爲日本將在華南挑釁，但是敵人究竟不敢採用武力掠奪的方式。在上海戰事爆發後，華南沿海敵艦雲集，並且炮擊虎門，佔領廣州沿岸的高瀾島，潿洲島，上川沙島，下川沙島，三灶島，聖仙島，橫琴島，荷包島，福建沿岸的金門島，西洋島，亦先後被敵人的武力佔領，日本海軍省，還派藤田大將到台灣召集軍事會議，討論進攻華南的計劃，但是大規模戰爭仍然沒有爆發。在南京陷落以後，敵人軍事侵畧的動向。有進攻華南的可能，盛傳敵軍數萬在大亞灣登陸，日本預備調三萬軍隊進攻華南，日本政府更一再聲明要進攻華南，但是除了敵機轟炸以外，敵人始終不敢來犯。究竟華南局勢爲什麼會忽張忽弛？敵人對于華南進攻，爲什麼還沒有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這是什麼原因呢？

華南局勢所以忽張忽弛，敵人所以對于華南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便是因爲日本帝國主義不能毫無忌憚的武力掠奪，不能橫行無阻的進攻華南。在日本帝國主義者開始進攻華南的時候，是有很大的困難，這些困難正是阻礙敵人進攻華南的道路。

日本進攻華南的第一種顧忌，便是和英法各國的衝突，日本武力佔領沿海的島嶼，不但是企圖進攻華南，而且是準備遠東大戰的根據地，譬如東沙島是在台灣和菲律濱香港的中間，佔什島這一小島，便可威脅香港和包圍菲律濱；海南島是在海南島和新加坡的中間，日本佔領這一小島，便可切斷英國遠東軍事根據地的聯絡，和牽制法國在安南的軍事行動。如果將來發動大規模的軍事侵畧，在進攻廣州的時候，必然在赤灣大鵬灣和澳頭這些地方登陸，使廣州和香港的交通中斷，香港變成毫無作用的死港，這當然是英國不能容忍的。在進攻海南島的時候，則和法國發生重大的衝突，如果更進一步進攻北海南寧，則對于法國更大的威脅。現在英美法各國除了充實遠東各軍事根據地的防務外，必要時並且採取密切的合作，這使日本帝國主義者首先應該攷慮，過去日本帝國主義者，曾一再刺探英美法各國的態度，刺探各國是不能够密切合作，曾經轟炸英美的軍艦和商船，曾經有日本水兵在香港新界登陸，曾經有日本飛機結隊闖入香港領空，曾經有日本軍艦射擊香港的漁船，這些都是看看英美法各國有什麼表示，後來因爲英國的態度比較强硬，日本進攻華南的空氣也就和緩。當日本宣佈對華新政策時，不敢正式對我宣戰，便是恐怕實行戰時封鎖，引起各國的衝突。現在日本宣傳進攻華南，廣田外相首先便希望香港嚴守中立，這便証明日本帝國主義者不敢容易引起國際的糾紛。

日本進攻華南的第二種顧忌，便是進攻力量的薄弱。日本帝國主義者目前對我作戰的動向，仍然是在打通津浦線，進攻隴海線，以便進攻山西和武漢，所以敵人大部份的兵力，是集中在津浦線上，其他平漢線，江南線，同蒲線，滬杭甬線，兵力都比較薄弱，時常遭受我軍的反攻和襲擊。現在敵人在津浦線南段已經進攻臨淮關，在津浦線北段已經打到兩下店，在安徽方面的敵軍，又沿着淮南線進犯，現在蚌埠定遠也淪入敵手，徐州血戰卽將開始，（參閱一月廿七日本報論文，拙作徐州防衛戰），半月來，敵人在明光臨淮關等地的劇戰消耗很大的戰鬥力，現在必然集中全力來打通津浦路，絕對不會調動大批軍隊來進攻華南，最近沿海各地的敵艦，不過二十餘艘，計惠陽陸豐等處有七艘，汕尾有三艘，海南島北海之間有一艘，唐家灣各處有五艘，赤灣海面有二艘，戰鬥力量甚爲薄弱，以這種兵力來在華南進行大規模的軍事侵畧，是很難有勝利的把握。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要實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對于它本身進攻的力量是不能不攷慮的。

日本進攻華南的第三種顧忌，便是懼怕遭受我國有力的打擊。日本帝國主義者進攻華南的目標，是厦門汕頭廣州海南島和北海這些地方。但是由厦門和汕頭來進攻廣州，未免比較迂遠，而海南島和北海，又與法國關係太密切，所以敵人必定要攻佔廣州。但是進攻廣州是非常困難的，現在政府已經再度封鎖虎門，虎門砲台是有相當的防禦，使敵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珠江三角洲的形勢險要，港汊紛歧，使敵人進攻更增加困難。敵人或者改由珠江口外登陸，然後再轉攻廣州，但是我們在沿海各地已有相當的兵力，廣東民間又有多量的武器，而且廣東人民富有革命精神，能够勇敢和犧牲。如果日本帝國主義大舉進攻，則我們革命的軍隊和人民，當然聯合起來，爲保衛家鄉保衛祖國而鬥爭，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進攻華南時必要拌到的困難。

總之，日本帝國主義者目前對于華南的進攻是很困難的，縱使戰爭發生，也可以說是一種騷擾的性質，一方面是在刺探英美法各國的反响，一方面是在威脅我國軍火的接洽和牽制我國的兵力而不是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這是我們大家所應明白的。

> 蔣委員長說：「我們要徹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

爲『一·一五』事件而申訴

崔橫

一月十五日下午二點鐘我們各地青年救亡同志會代表，到同濟中學開代表大會，汕頭民衆抗敵後援會致函警察局派警阻止我們。這案件我們叫它做「一·一五」事件，因爲這是青救歷史上佔有重要的意義，在潮汕救運的現階段上是個重要的指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史上是一個奇蹟！結果我們爲了表白我們純粹的愛國潔誠，爲了表示我們對于抗日統一戰線理論的精深的理解，爲了要用事實來擊破人家對我們的無需要有的懷疑，我們終于在警官先生的勸阻之下草草結束會議，離開會場。但我們心直情急，至今還不明白，這事如何會發生在這危如纍卵的汕頭？爲何可以發生在這像黃師長所云「民氣十分消沉」的汕頭？恐怕不止我們數百個青救同志不明白，就是那天奉命到塲的警察長官，當他觸到那幾百率直天眞熱愛祖國的兄弟姐妹們的整齊的行伍和感動的歌聲，也會覺得那勸阻實在是全無需要的！

爲了表示我們，對事的誠實，我們依然願意坦白地發表我們的感想，希望得到善意的批評和接納！

第一，各地青救會紛紛成立，大家感到工作步調的不一致，某些地方工作進度的欠妥善不能取得上層合作，工作情形和工作經驗不能互相報告互相長益，因而要求成立一個總會來整調聯繫，來切實和政府合作推進抗敵工作，這要求不會是不合理的要求吧？爲了實現總會的建立而開代表會產生籌備委員會，不會是不合手續的舉動吧？

第二，勿論這個會是前一日我們代表見黃市長時得到他口頭同意而決定舉行的，即使是不合手續的舉動，那麽，接到我們請求派代表參加的時候，或者派員到場監視，或者用出面或由我們去後援會，說明不好舉行的意思就好了，何必一言不發，就是武力制止呢？

第三，事後我們由陳特向先生口中曉得這回事是後援會組織部負責人，（團部政訓長官）張杰文先生單獨下條子叫公安局武力制止的。如果是實，我們覺得張先生這樣做實在是不需要的，你看東戰塲軍事失利主要是因爲當地民衆還沒有動員起來，協助軍隊作戰，現在張先生置身其中的軍隊來守衛這海防的前線，而且張先生是負責着發動民衆重要任務的，應該加倍感到民衆工作的急需，因而充分地扶植和愛護微有工作表現的工作團體與充分地給予他們必要的集會自由，好象我省黨政軍聯席會議的決議所云「對于民衆運動，應該審重於積極的領導與扶植，而避免採取消極的限制」，才是呵！

以上是我們對于「一·一五」事件的坦白的意見，希望會得善意的批評和接納！我們嶺東萬千數百青救會同志，除了在艱苦的環境中，在半飢餓的生活狀況中竭盡心力做救亡工作之外，沒有一點其他的用心。這苦衷和赤誠應該得到領導者諸公的鑒察。我們看到汕頭目下這種形勢，好比當日的江陰鎮江，而「民氣的消沉」和民衆運動的開放程度也好比上述兩地，我們預想到汕頭的未來，只有迫切地請求當局諸公爲青年救亡團體大開方便之門，切實發動民衆，庶幾有未雨綢繆之功，無再踏覆轍之患。

今年是戰畧反攻年

竇隱夫

今年是戰略反攻年，
總有那麽一天——
驅逐日本强盜滾蛋。
× × ×
今年是戰略反攻年，
總有那麽一天，——
收復我們所有的失地：
平津，太原，杭州，上海，南京和濟南。
× × ×
今年是戰略反攻年，
滿洲的兄弟們在吶喊，
朝鮮的兄弟們在吶喊，
台灣的兄弟們在吶喊，
外蒙古的兄弟們在吶喊，
日本國內勞苦兄弟們也在吶喊，
今年是戰略反攻年！
× × ×
在太原我們開始了反攻的抗戰，
在杭州我們開始了反攻的抗戰，
在濟南我們開始了反攻的抗戰，
今年是戰略反攻年！
× × ×
工人兄弟們在吶喊，
日本强盜在炸燬了我們的工廠；
農民兄弟們在吶喊，
日本强盜拉走了我們的牛羊；
兄弟們，參加游擊隊去！
我們要作最後的抗戰，
今年是戰略反攻年！
× × ×
從牢監走出了所有的政治犯，
從四川，從廣西，從貴州，從雲南——
來了無數的預備戰鬥員，
他們喊，保衛中華民族呵，我們抗戰！
從莫斯科，從巴黎，從倫敦，從亞美利加
發出了同樣的吶喊：
勇敢呀，中國兄弟們，
驅逐日本强盜滾蛋在今年。
× × ×
我們的旗幟在廣大的原野上招展，
我們的歌聲嚇破了日本强盜的狗胆，
今年是戰略反攻年！
日本的勞苦兄弟們——
今年是我們共同戰略反攻年！
（二七年于延安。）

靈芝藥房
十靈丹 是 行軍良藥 行軍旅行不可不備
止痛退熱·消滯去濕·洗腸掃毒·愈痢止咳·
總行廣州太平　香港分行荷里活道一七三號

非常時期請備非常良藥
光和眼鏡嘜熊膽油
內外兼治·搽食咸宜·功效神速·各處有賣·
總行：廣州十八甫

徵求

徵求上海大公報及時事新報，自七月一日起至九月三十一日止各一份，價格可由雙方商定，請向本報營業部接洽。

劃歷史的集體創作　本報連載預告　華北烽火

自「七七」盧溝橋事件爆發後，是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整個滅亡我國一個新進攻的開始，當時全國沸騰，上海戲劇界文藝界亦掀起極大的反映，幷產生了兩部偉大的作品，一部是「保衛盧溝橋」的劇本，一部是廿餘位著名文藝作家發起討論，由十六位作家執筆集體創作的歷史創作。全書共十萬餘字，內容爲反映自西安事變後，至盧溝橋抗戰的爆發，裏面描寫有學生運動浪潮，漢奸的醜像，浪人，倭寇的陰謀，殘酷活動，以及廿九軍士兵可歌可泣的英勇抗戰，……十六個作家，不同的作風，全書故事內容連續，共四部，每部分四章，執筆者爲端木蕻良，艾蕪，劉白羽，蔣牧良，張天翼，聶紺弩，周文，羅烽，金丁，陳白塵，周鋼鳴，張春橋，舒群，沙汀，李輝英等十六人。此書完成時，正在上海淪陷前，由夏衍，周鋼鳴設法出版後，現因環境關係，該書每本中不能在廣州出版，現將抽出一章，自明日起在本報「文化崗位」上逐日登載，望讀者注意。

追悼錢亦石先生

錢亦石先生的教言

馮和法

錢亦石先生逝世的消息在報上出現，照例的，我並沒有什麽悲哀，不過，但然地感到：「有用的戰士消失了，而無用的如我却還在」，是的，我只懂看前輩的奮鬥生活，對着自己祗是無窮的自慚。

實則，我和錢先生並不熟，雖則同在上海許多年，留意他的名字是在他主編新中華的時候，我漸漸讀着他關於國際問題方面的文字。他的文字多起來，專書亦在生活書店一本本的出版，我已感到他的影响之大，在日本，在華南，在華北，我和許多年青者的朋友談天，他們是多少受着錢先生的影响的。年來上海文化人在學術大衆化或通俗化的工作上，有很多成就，在使複雜艱深的國際問題的理論文字，成爲一般年青感到有興趣的讀物，錢先生是最有功績的一人。

初見錢先生，是在新知書店開成立會時的那一天。青年會九樓茶室中，坐着一個三十多歲的紅着鼻子的男子，又高又大，像是一個山東大漢。胡愈之先生介紹說，這就是錢亦石先生。我最初的印象是錢先生的身體與他那一手細緻漂亮的文字不相稱，在我經驗，寫他那樣文字的人，多半是面孔白皙好像有肺病的人。我想起了巴比塞在史太林傳中的幾句話，即：有高深的理論素養，及滿腔的熱情還不够做一個革命家，他還需有健强的身體。是後，我即期望着錢先生。每次在各種會場上見到錢先生，他總是靜默的。但在朋友那裡，我聽到許多關於錢先生的實際努力。

和其他進步的文化人一樣，錢先生對于民族抗戰的努力及指導，是不用說的。在一九三六年底，錢先生在文字上已指出。「世界大戰的噴火口，要從歐洲移到東方來，理由是：在和平陣線强固的地方，侵畧者不能揮其自由之手。……東方則是和平陣線最弱的一環，侵畧者一定要到抵抗力最小的地方來找出路。」錢先生是沒有看錯的，到盧溝事變起時，錢先生更大聲疾呼：「盧溝橋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新進攻，同時是東亞時局變化的新關鍵，也是世界政治變化的新關鍵。七月七日的砲聲把中華民族震醒了，把東亞的沉悶空氣打破了，把國際問題的重心移動了，全世界的目光都從意大利亞半島轉到太平洋，轉到中國，轉到華北軍事要害的盧溝橋頭。」

「我們應該以全國一心的抗戰來回答日本帝國主義的新進攻，同樣，我們應該給打擊者以打擊，來握住東亞時局的新關鍵，並握住世界政治的新關鍵。中國不是含垢忍辱的朝鮮，不是虎頭蛇尾的阿比西尼亞，更不是同室操戈的西班牙，中國是東亞反帝國主義的堡壘，我們要以鐵血驅逐侵畧者，樹立全世界弱小民族自求解放的新典型！」

上海戰事爆發，錢先生是第一個指出上海戰爭對於整個抗戰之嚴重性的人，他作了一個「保衛大上海」的歌，却還一個自稱「自由人」的嘲笑，但事實是証明了錢先生的觀察之正確，錢先生又指出：要保衛大上海，祇有持久抗戰，但「怎樣才能持久抗戰呢？」錢先生說：

「實行持久戰，決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除在軍事上總動員，派調全部國防軍運赴前線與敵人角逐外，要集中全國的人力，就必須在政治上總動員，如組織民衆，保障民衆的各種自由，釋放政治犯之類；要集中全國的財力，就須在經濟上總動員，如勸募救國公債，禁止現金逃避，加緊國防經濟建設，調節戰時生產與消費之類，用政治的與經濟的力量來支持軍事，則軍事的力量才能盡量發揮，我們才可以把敵人拖得精疲力絕，等到敵人精疲力絕的時候，再拚我們所有的力量，向敵人主力猛烈進攻，以期一舉而消滅他！」

上海戰事正酬時，錢先生帶筆上前線。不久，錢先生在前線扶傷回來，我們總以爲錢先生不久即可恢復健康，重上戰場的，現在，我們青年的導師之一錢先生，在未完成其使命之前，離開了我們。是的，「魯迅之後，千萬魯迅」，我們要學習錢先生，把錢先生未完的工作，放到我們的肩上來！

哭亦石兄

敬濤

亦石，我們的戰友，
你眞的死了嗎？
你忍心拋棄待哺的妻孥？
你忍心拋棄多年的戰友？
你忍心拋棄受難的同胞？
你忍心拋棄破碎的國土？

亦石，我們的大哥！
你那和靄慈祥的態度！
堅定不撓的信心！
曾經感動了多少的靑年，
克服了無數的鬥爭！

亦石，我們的專家！
你把複雜的國際情勢，
用簡明通俗的筆法，
刻畫出帝國主義的原形！
你把國內的混沌情勢，
用熱情尖銳的語句，
照耀出前路的明燈！

亦石，我們的鬥士！
你是文化人，
可是不甘在後方吶喊，
英勇的走上前方！
你在前線上患着重病，
在南翔受着槍傷！
可是你不肯後退，
不肯到後方來療養！
你雖然淒涼的死在上海，
可是我們以爲你是：
光榮的死在戰場！

而啊今，而今！
你的妻兒還遠在湖北，
摯友們都散在四方！
你暫且安靜地坦在上海罷！
還有千萬未死的戰友們，
正掀起了民族自救的巨浪，
總有一天，
我們勝利地奪回我們的上海，
把兇殘的敵寇全部掃盡，
到那時，
我們再以民族的敬禮，
把我們的戰友來安葬！
一九三八·二·一·

這崗位要大家來補填

——悼錢亦石先生

夏衍

這傷痛用什麽話來表現？當一個肩並肩地在同一戰線上戰鬥了近十年的戰友突如而又寂寞地死去了的時候！

他不死在戰場，而死在床上，致他死的，也不是敵人的子彈而是腸窒扶斯的菌球，但是我們要說，他是一個這次抗日戰爭中的光榮的「戰死者」，他殉了職，他的死，和在戰場上中了敵彈沒有兩樣。

他去參加戰時服務隊當時的情景，在我看到噩報的那一瞬間就很快地一幕幕的在我腦海中翻騰，但是，現在我不能追敘這些，我也不願追敘這些，來增加自己和別人的傷感了。

第一次我們到南橋（奉賢）去，他們還在嘉興。知道了我們到來，就連接地來信要我們去參加他們主辦的軍民聯歡大會，附在他信裏的凌鶴和唐㙦的信上，已經知道他病了，——而且，病得相當的重，因此我們第二次去浦東的路上，已經就憂到他的健康。但是，這憂慮在看見他的時候就消散了，他穿了軍裝，雖則憔悴了一點，但還和往常一樣的興奮，在敵機的盤旋下，他們還動員了幾千的民衆，他在人叢裏奔跑，簡直沒有工夫和我們談話，好容易等游藝會開了場，他才跑過來坐在我的旁邊，不講什麼，祇用手帕拭了拭額上的汗。

「不是說你病了嗎？」我問。

「有點，可是……」他停了一下，「國庠（林伯修先生）兄來了之後，一切都輕鬆了！」他祇說了這麽一句。

因爲要趕回上海，我們不待話劇的終場就告辭了，那時，找不到他問別的朋友，知道他隔天下午發熱，這時候已經支撐不住而回去了，戰時總是那麽的倥傯，不見面的時候想有話講，見了面反而無話講了，好容易在戰地會見了他，我們竟沒有到病床去看一看他的時間。在病中，他和他的戰友們在廣大民衆間留下了民族抗戰的火種，一個半月，短短的一個半月的努力，現在已經得到酬報了，浦東的民衆到敵寇佔領了三個月之後，還在英勇而執拗和敵人作戰，亦石兄！你已經可以安慰了。

他的病，雙速度的劇化了，張向華先生再四三番要他回上海，但是他頑强地掙扎到國軍退上海的那一瞬，載他的病車離開閔行之後兩小時，敵人就在閔行出現了。

在仁濟醫院，我看過他兩次，第一次在他病的最高潮，差不多已經失掉知覺了，可是當他發覺了是我的時候，還伸出震顫的手來說：「外面怎樣」？第二次，他的病已經輕了，他再三和我說：「別再來看我，你做你要做的事吧；」

在南來的途中，在工作的間隙裏，在懷念到上海的時候，我們總想念到他，——我們的戰士該已經痊愈，該已經歸隊了吧，可是，他竟這樣寂寞地在敵人的後方死去了！

朋友，也許在遺憾，但是你已經盡了你的責任了，在你臨終的那一瞬，浦東的游擊隊還在和敵人作決死的鬥爭，假使風能够將那槍聲傳到你的耳邊，我想你一定能够含着微笑而去了！朋友，你可以安息，你的崗位，是會有千萬的朋友來填補的。

一點回憶

非厂

上海來電，錢亦石先生病死了。這不止是藝術界的損失，也是軍事教育和民衆工作上的重大損失。

記得在到東京去讀書之前，那時李石岑先生還沒有死，偶爾談到幾個知名的研究學問的人物，他很心折錢亦石先生。這自然是對於他的唯物辯証法的哲學成就說的。

去年春天從日本回到上海，有一天去訪沈茲九先生，她因爲我在東京常替她搜集「婦女生活」的材料，要送我「生活」出版的新書，我也並不客氣，問她有無可以給青年課外讀的，想請她選幾種寄給妹妹弟弟。她說：『我剛看完錢亦石著的「中國怎樣降到半殖民地的」寫的好極了！他把繁重的材料提煉得那麼簡當，分配得那麼適當，體裁那麼新穎活潑，寫得那麼流利有趣而又大衆化！』

『八一三』燃起了抗戰烽火，張向華將軍爲充實軍中政治教育動員戰區民衆，組織戰地服務隊，有許多朋友去參加。等到聽說隊長是錢亦石先生，很有點詫異：他怎麼會過得了戰地生活？但也佩服他的決心。後來常從郭沫若先生那里聽到服務隊工作成績不錯的消息，我才感到：一個理論和實踐能統一了的戰士，凡所努力，總會收效的。

在上海尚未陷落之前，我正在難民收容所里工作着，忽然蔡君走來和我說：『你能和夏螢去看看郭先生嗎？』我問：『夏螢是誰』？『你不知道嗎？她是錢亦石夫人』蔡君接着對我說：『老錢戰地生病了，聽說很重，她曾寫信勸他來上海治，老不回來，她疑惑也許是張發奎不肯的，想去找老郭商量一下。』當晚我問過郭先生，他說：『那是向華不肯，是錢亦石不肯！向華已經來過兩次信，要我寫信去勸他回來了』。

過後，偶爾和蔡君談及，知道錢亦石回到上海治病了。自從上海陷落，把心情都繫在救亡和流亡上，本來打算去探望他一次，也並未做到。

脫出吳淞口，到了廣州，常以戰地服務隊朋友的下落爲念。每逢遇着從上海後來的熟人，總是問長問短，想得多點信息。有的談到錢亦石，說是他的病已好了。就是一月十三才離上海的黃傑先生，還帶着錢先生託她帶給漢口朋友的信。據說他是由傷寒又轉到痢病，他自己也不會料到致命呢。

我深深傷悼我們這位篤學，實踐，堅毅，爲民族解放努力至死不懈的戰士。然而，可惜我並未和他見過一面。

一九三八，二月五晚。

畧傳

錢亦石先生，鄂籍，名劍秋，軍名史虛，早年留學日本，後畢業莫斯科勞動大學，歸國後任暨南大學教授，先後編輯「新中華雜誌」，「世界知識」，「中華公論」等雜誌，爲國內最優秀的國際問題專家，著作不下十餘種，八一三戰起，任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少將隊長，在嘉興奉賢浦東一帶作組織民衆工作，（該隊現在金華）在任地患病，旋變傷寒，于十二月廿九日逝世。中國共產黨黨員。